

A Collection of Western Thrillers

西方惊险小说集

2

- ◎蜡像馆惊魂夜 ◎妖爪
- ◎噩梦不休止 ◎灵异肖像画 ◎来自异世界的小手
- ◎最后班车的幽灵

[英] 雅各布斯

[美] 汤姆·胡德 [法] 萨廖尔·爱德玛 等/著
蒋方洲 朱德億/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 Collection of Western Thrillers

西方惊险小说集



◎蜡像馆惊魂夜 ◎妖爪

◎噩梦不休止 ◎灵异肖像画 ◎来自异世界的小手

◎最后班车的幽灵

[英] 雅各布斯

[美] 汤姆·胡德 [法] 萨廖尔·爱德玛 等/著

蒋方洲 朱德德/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前言

西方惊险小说起源于西方的哥特小说，一般以鬼怪、幽灵为主要描写对象，突出超自然的神秘元素，给人造成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的恐怖享受。西方惊险小说具有悠久的创作历史，佳作名篇琳琅满目，日益成为广大读者追捧的文学样式。尤其近两百年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惊险小说，更是发展异常迅猛。在西方，许多大文豪也加入到惊险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如威廉·雅各布、爱伦·坡、威廉·福克纳、赫尔曼·黑塞、艾尔·巴龙等，他们的创作促进了惊险小说的发展和成熟，让其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惊险小说，在西方是一种有着独特魅力和悠久历史的通俗小说，颇受百姓阶层的喜爱，为各类通俗小说之最。西方惊险小说虽然与鬼怪、幽灵有关，但更多关注的是对人类情感和自然世界的深层探讨，所以故事中充满了神秘刺激的场景与诡谲跌宕的情节。

本套《西方惊险小说集》包括三本短篇故事集，精选了54篇颇有代表性的当代西方惊险文学名作。这些故事创意奇特、想象丰富、情节诡异，不仅能启发读者的想象力，还给读者带来别样的意外与惊悚享受。

编译者

2017年5月1日

目录

蜡像馆惊魂夜	[英] 芭芭拉·贝奥 / 001
灵异肖像画	[美] 汤姆·胡德 / 012
妖爪	[英] 雅各布斯 / 028
亡灵序曲	[美] 亚瑟·德尔蒙 / 046
多了一个	[美] 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 065
来自异世界的小手	[美] 卡尔·雅各比 / 081
死人新郎官	[英] 厄里·内比斯 / 093
雨妖	[英] 理查德·威廉斯 / 106
死灵陪审团	[英] 史蒂文森 / 119
噩梦不休止	[英] 希区柯克 / 129
骨咒	[意] 梅丽尔·斯坦 / 140
最后班车的幽灵	[法] 萨廖尔·爱德玛 / 163

异域之门

[苏格兰] 玛格丽特·奥利芬特 / 175

玛德莱娜修女

[美] 休·凯夫 / 216

面具恶魔

[英] 多特·帕丽斯 / 233

女巫的地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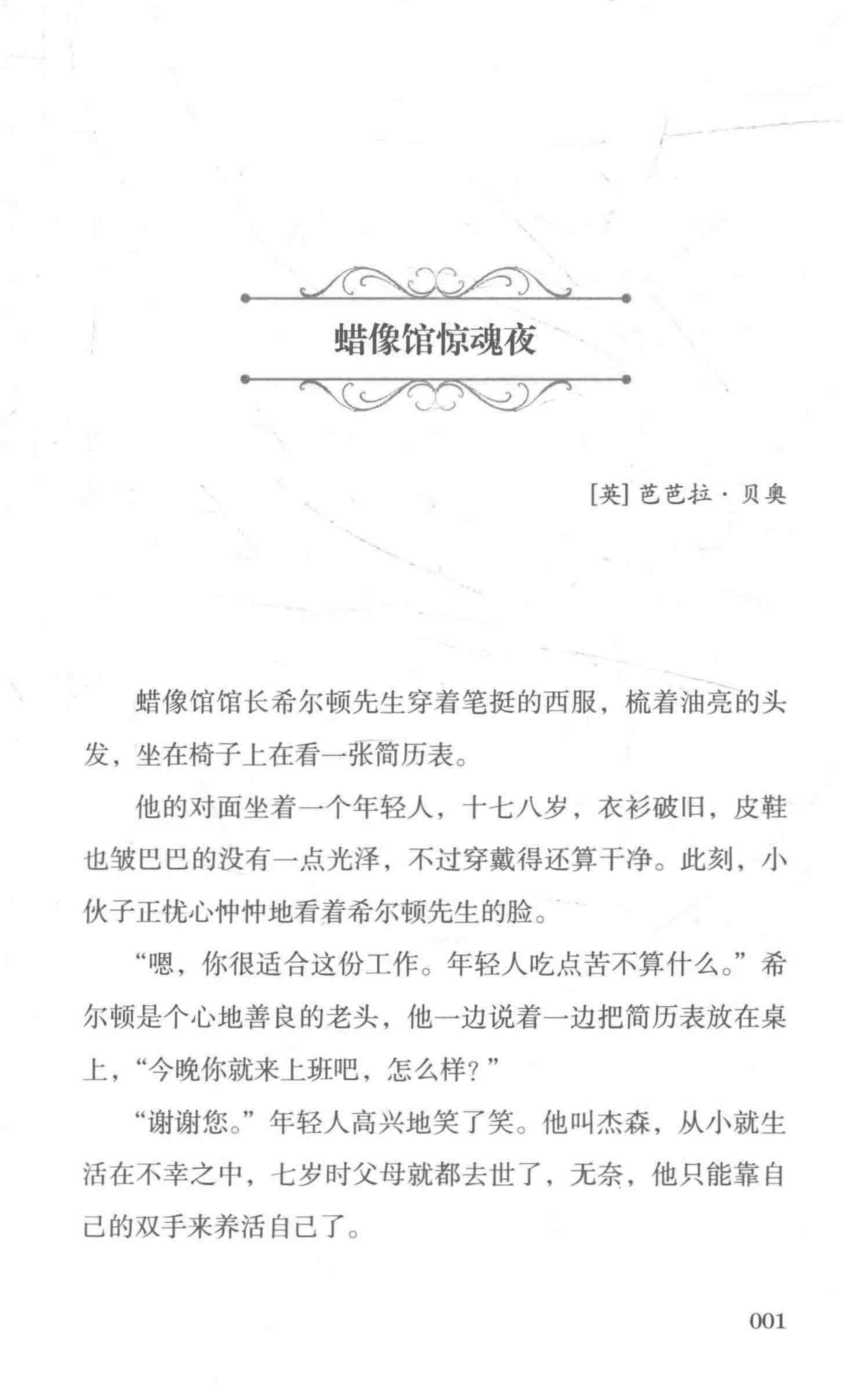
[美] 凯瑟·吉利斯 / 244

血腥镜子女巫

[英] 法拉德·克鲁尼 / 272

无耳老人

[英] 艾姆·瑞爱特 / 284



蜡像馆惊魂夜

[英] 芭芭拉·贝奥

蜡像馆馆长希尔顿先生穿着笔挺的西服，梳着油亮的头发，坐在椅子上在看一张简历表。

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十七八岁，衣衫破旧，皮鞋也皱巴巴的没有一点光泽，不过穿戴得还算干净。此刻，小伙子正忧心忡忡地看着希尔顿先生的脸。

“嗯，你很适合这份工作。年轻人吃点苦不算什么。” 希尔顿是个心地善良的老头，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简历表放在桌上，“今晚你就来上班吧，怎么样？”

“谢谢您。”年轻人高兴地笑了笑。他叫杰森，从小就生活在不幸之中，七岁时父母就都去世了，无奈，他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了。

希尔顿递给杰森一杯咖啡，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你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的胆子不够大的话，我劝你还是别做这份工作了，否则的话，你会被吓出精神病的。很多人都望而却步了，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先生，这一点您就放心吧。我胆子大得很，经常一个人在偏僻的农场干活，别人都说那地方闹鬼，可我一干就是四个多月，从没有迟到或缺勤过。”杰森信心满满地说着。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样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他无论如何也不想错过良机。

希尔顿点点头，说道：“你的工作内容很简单，我大略跟你说一下吧。”

他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宣传图册，翻到中间的几页，上面印着放置蜡像房间的图片及各种名人的蜡像雕塑。

“晚上你负责在这里巡逻，以防有人混到里面破坏这些蜡像，或者有暴力分子进行危险行动。其实情况没那么糟糕，这里很少有人进来，累了你就坐在椅子上休息就行。”

杰森好奇地看着宣传册上的图片，他从未去过蜡像馆，图片上的蜡像惟妙惟肖，就好像活人一般，据说亲眼看到的话会更让人大吃一惊。

“先生，我记住了。我肯定能搞定，您就放心吧。”

“那些图片拍得都很有水平。你就负责在‘恶人会馆’和

附近一些区域巡逻，不大也不小。”

“好的，没问题。”杰森又看了一眼图片，其中有一张拍的是走廊，灯光很暗，因为温度过高会对蜡像造成不良影响。

希尔顿微笑着站起身来：“好了，我先过去吩咐一下，今晚地下室的蜡像就不用盖了，也顺便通知值班的人你会来上班。请你再耐心地等一会儿，等参观者们都离开了，我再带你去下面转转。”

说完，希尔顿走出了办公室。临走前，他回头嘱咐道：“对了，还有一条规矩，这里禁止吸烟。今天下午，‘恶人会馆’发生过火灾警报。那个警报是假的，不知是哪个混蛋搞的恶作剧。幸亏当时那里人少，不然要出大乱子了。”

天色逐渐暗下来，蜡像馆里的参观者们全都走光了。

杰森跟在馆长身后，穿过七八个房间，里面摆满了英国历代国王和女王以及一些前代和当代的将军和政治家的蜡像，反正都是些美名远扬或臭名昭著的不朽人物。工作人员们正忙着给这些蜡像罩上布罩。

希尔顿先生向旁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了几句，向他说明了杰森的来意，并且对杰森说，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问工作人员就可以。

之后，他们穿过一个打开的栏杆，走下灯光暗淡的楼梯，顿时，一阵阴森恐怖之气扑面而来。

杰森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这里的空气实在是太过冰冷了。

“忘了告诉你，”希尔顿带着疑问的语气说道，“你就在这个地下室工作，里面不大，但只有你一个人，孩子，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杰森绷直身子，挺了挺胸膛，用坚定的语气答道：“先生，您太小瞧我了，只要给我一个手电筒，我就不会害怕。跟森林边上的山野农场相比，这里差得远了。”

“呵呵，反正晚上我是不敢一个人待在这里，小伙子，这点你可比我强多了。”希尔顿带着他四处看了看，走廊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酷刑刑具，那些都是中世纪宗教法庭的遗物。走廊的尽头有一个房间，那就是刚才提到的“恶人会馆”。

房间的形状很不规则，房顶呈拱形，玻璃电灯泡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跟照片上一模一样。无论是色调还是装修，都被刻意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氛围。

里面陈列的蜡像都是历史上一些臭名昭著的人，有的杰森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他们的蜡像制作得极其精致，那可恶的表情，或狰狞或冷笑，都跟真人没什么两样。

希尔顿大体挑了几个指给他看，还说起了他们的恶事。杰森好奇地四处张望着，突然，一尊蜡像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先生，请问这个是谁？”杰森压低了声音问道。由于房

间里太过安静，他总觉得大声说话有种怪怪的感觉。

“噢，这个吗？他可是个狡猾的家伙。”馆长也小声地回答，“你凑近点仔细看看，他可是当今社会的一大名人。在这一帮人当中，只有他没有受过酷刑的折磨。”

希尔顿所说的蜡像，是个矮个子男人，其貌不扬，穿了一件宽大的斗篷。一看相貌便知，这个人一定是个邪恶的家伙。

希尔顿语带憎恨地说道：“他就是法萨尔医生，是个变态杀人狂。他杀人的手法残忍至极，并且，他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癖好，喜欢收集人的喉咙。”

杰森感觉有一股凉气从后背冒出，他说：“我好像听说过，但是不太清楚。”

“他是个逃犯，警察一直在追捕他，但每次都让他给逃脱了。他失踪之后，人们断定他已经死了，但仍然相继发生类似的案件。可能是其他的杀人狂效仿他的杀人手法，把他当作偶像一样模仿吧。”

杰森不由得又朝那尊蜡像望去，蜡像的眼神锋利而邪恶，让他不禁又打了个寒战。

“它让我感到不寒而栗，那双眼睛太恐怖了。”

希尔顿带着骄傲的语气笑道：“这尊蜡像之所以称得上是杰作，全仗着它那双眼睛呢。你看它的眼神，多么专注啊。

要知道，作为一个出色的医生，他在杀人之前要向对方进行催眠。否则的话，就凭他那小个子，能干成什么大事。”

杰森凭着感觉说道：“先生，您有没有看到他们在动？”

“到深夜你的幻觉会更多。任何人到这里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好了，我回去了，累的话那里有椅子，有不懂的就去问楼上那个执勤人员。明天见。”

“明天见。”杰森目送着蜡像馆馆长上了楼梯，很快消失在视线之中。

周围立刻安静下来，杰森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到处转着。忽然，楼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杰森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嗨，小兄弟，真没想到你敢来这里。”来人是那个大个子执勤人员，他给杰森拿来一把椅子。

“谢谢你，先生。我不觉得这里有多恐怖，只是比别处更闷更冷些而已。”

大个子男人豪爽地笑了笑，说道：“这倒也是，有应付不了的情况就叫我。”说完，他转身上了楼梯，离开了。

按照希尔顿馆长的吩咐，他主要负责那间“恶人会馆”的安全。他搬着椅子来到那里，坐下之后又开始打量起周围的蜡像来。

昏暗的灯光悄无声息地落在一排排蜡像上，以至于这样的死寂和静谧给人一种不真实感。这些蜡像太过逼真，身处

其中，就好像被一群活人包围着一样。

杰森闭上了眼睛想睡一会儿，在这样安静的环境里，稍有动静他一下子就能听到。这份工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还是比较喜欢忙碌的工作，这样无所事事地待着实在是太无聊了。但愿一觉醒来天就亮了，他这样想着，希望自己尽快睡着。

可是他一点睡意都没有，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他马上想到了那个邪恶的医生法萨尔的蜡像。

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斜对面的法萨尔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任何异常，他觉得是自己想得太多了。

蠢货，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工作这么清闲，安心睡觉不行了。杰森自我安慰着。他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再次闭上眼睛。

可那种感觉总是挥之不去，他能感觉到法萨尔医生那邪恶的目光，正狠狠地盯着自己，脸上还带着残忍的笑容……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在那群僵硬地站立着的蜡像之中，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可怕的小个子医生，因为正好有一道光打在他身上。这尊蜡像让杰森心生畏惧，看了一眼之后，他马上把目光转移开了。

他感到有点不安，蜡像看久了总感觉到他们的位置和姿势有些微妙的变化。他想到希尔顿馆长的话，这只是幻觉而

已。他只能这样解释它。

可他的确觉得法萨尔医生在动，向右转了有两度。可能是自己动了椅子的缘故吧，杰森心里这样想着。

不要胡思乱想了。他在心里告诫自己，你是个勇敢的男人，不过是陪蜡像在这儿过一夜而已，还是想想发了工资之后买点什么吧，先去吃一顿最爱的比萨，然后约珍妮吃个饭，如果她愿意的话再送她一朵花，真是个好主意呢……

他就这样畅想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当他回过神来，把意识再次聚集在房间里时，他随意地一瞥，发现小个子医生的姿势又变了，旁边的几尊蜡像也有些改变。

看来不是我眼花了。杰森感觉情况不妙，他觉得自己应该上楼去，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个大个子执勤人员。不过，他听了一定会嘲笑自己的，而且，如果让希尔顿馆长知道了，说不定明天自己就被开除了。

他本来已经站起来了，现在又坐了回去。他开始跟蜡像们说话，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你们最好别再动了，否则我就把它砸个稀巴烂，不要以为我看不到。”

他觉得自己可笑至极，但他还是屏住了呼吸，想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眼花。他假装转过头，竖起耳朵听后面的响动。

他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没错，的确有人在呼吸，不过可能是自己的，就像是心跳一样，只有自己听得最清楚。

杰森飞快地转过身去，用目光四下搜索着，可除了一张张漠然的蜡像的脸，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他坚定地认为，在他转身的刹那间，一定错过了什么东西。这些蜡像就好像一帮淘气的孩子，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说着悄悄话，等老师回过头去看他们时，他们立刻恢复了原来的表情，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不行，这太古怪了，我得上楼去告诉他。杰森打定了主意。正当他起身准备上楼的时候，突然僵在了原地。他意识到一个问题，极为严重的问题。

“我当时明明屏住了呼吸，那听到的会是……”他噌地转过身去。

迎接他的正是法萨尔医生那双阴冷的眼睛，那目光里暗含着深深的挑逗、引诱的意味。

“你动了，我看见你动了，你不用装下去了！”杰森冲着法萨尔大声叫道。

只见，法萨尔医生慢慢地抬起胳膊，脸上的表情也丰富起来，但仍然带着阴森恐怖的笑容，那双凶恶的眼神也开始焕发出光彩。

“年轻人，晚上好。”他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愉快。

还没等杰森反应过来，他继续说道：“那个馆长老头子说的那些关于我的坏话，我全都听到了，这让我很不开心。

不过，幸亏你来了，终于有人给我做伴了，我觉得我应该给你准备一份礼物才好，但是，准备什么好呢？”

杰森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的身子已经僵住，动弹不了了。

法萨尔医生活动了一下手脚和头，说道：“没错，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了，你看到的全是真的，我就是把警察要得团团转的‘善良’医生——法萨尔。”

杰森张大了嘴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没事，你不用紧张。哦，真是抱歉，我应该先给你讲讲我怎么会在这儿才对。”法萨尔的语气就像是在对一个老朋友讲话，“警察一直都在追捕我，我便逃到了英国，今天傍晚我来到这座房子附近，遇到了一个警察，他说他好像在哪里见过我。嘿嘿，想不到在异国他乡我的人气还是这么高。于是，我混进人群来到这里，只花了一点钱就来到了这个房间。听说你是新来的，我当然要跟你玩玩游戏。”

看到浑身打战、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杰森，他更加得意起来。他指着自己的衣服，说道：

“那个假警报是我拉响的，假火灾也是我制造的，为的是把这里的人全都吓走。剩下我一个人之后，我看自己蜡像上的那身衣服还挺漂亮，于是就穿在自己身上，你看，还挺合身的呢。不过啊，站这么一晚上实在是够累的。腿脚都麻了，谁料又让你看到了，你要是出去大喊大叫可就不好了。”

法萨尔医生显得很得意，一直说个不停：“我可没有什么崇拜者，那几件事也都是我做的，不过那个老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我有个特殊爱好，没错，我喜欢收集人的喉咙。”

“所以，想必你也猜到了，我给你准备的礼物是什么。我已经好多年不干这事了，肯定有点不顺手，不过我的技术还是无人能及的。”

他把手插进大衣的口袋，掏出一样东西，用湿润的食指试了试，然后把它放在左手手掌上，轻轻地擦来擦去。

“放心吧，一点都不痛。我在你上楼拿椅子的空当，朝你杯子里放了点药，你现在感觉浑身都麻麻的吧，这样你就不会感觉到痛了。”

法萨尔医生拿着锋利的刀片向杰森走去，很快就来到了他的跟前。

“把下巴抬高一点，你看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不痛的，一会儿就完了……”

周围的蜡像一动不动地站在他们旁边，杰森一动不动地坐在扶手椅上，他的头向后仰着，下巴凸向前方。他的喉咙看上去没有丝毫损伤，可呼吸却停止了。

法萨尔医生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的杰作，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打定主意，不如自己就留在这里，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幸运儿？